

ପଞ୍ଜିକା

| | |
|------------------------|----|
| 你进到一家凋败的迷你影院..... | 4 |
| 远近一家兼卖杂货的奶品店 | 5 |
| 最近他在调制龙舌兰、龙胆和雏菊的酒..... | 6 |
| 提前到达了碰头地点 | 7 |
| 冷清霏霾..... | 9 |
| 和煦风中，幅缘枝梢..... | 10 |
| 携枕圈安全穿过睡眠..... | 11 |

你进到一家凋败的迷你影院

你进到一家凋败的迷你影院，揣摩着看会儿电影或小憩一会儿，将两张小面值的纸币按在漆木台面上。纸币上印刷着当地小乔木的剪影，过半的篇幅用乌绿的丝描着一束顶簇生的卵形小细叶，淤塞在不同景深的阴影的波光里。

你被领到走廊后，不知道刚才与你交谈过的放映员随后去了哪。室厅狭小，你可以陷在沙发一边观看，一边捡果盘里的果实。起身的时候，身周的乱堆——沙发弹簧的、吞咽的、坏音箱的、荧幕的，这些坏响纷纷崩塌，掉进刚才栖身的浅洞里。你准备出门去，被黑场的荧光妆得像只毛躁的猴子，正挑着毛皮上的屑——在你挑剔地翻果壳堆时，你的衣服伸开全身的起球，网下了浮游过的残羹剩饭。

你在身后虚掩了门，四下查看，之后准备去一处T型岔口，那里悬着一口洗手池。在原本镜子的位置，有一间苔色玻璃门的储物柜，门缘用一层薄的漆铁包边，玻璃内杂有零星的异色的金属斑。你向池口看去，弧坡上散落着菌毯，延伸到沼泽，那里卷曲着一截蜕下的切口分明的果皮。你从伸过手去的静脉上幻听到了果皮下的缠绞声，不知道这颗也许数天前的果实被拿到了哪。

(2012)

远近一家兼卖杂货的奶品店

远近一家兼卖杂货的奶品店，有售某贴牌的低温酸奶，名下灌装用的一种宽口玻瓶——我有过一支瑕疵品的户外水壶，身码要大上一圈。购入点毗邻这里的南端正门，两条干道——商店街；经小型花园，通向一人高墙洞的多杈小道——在这栋建筑前交汇，即使初来，也很容易指认。我在大杂货店日用区外围的陈列柜上见到了它。按照附近的看货员的说词，它是仅剩的一个。

它在肩胛带位置，有处凹痕，黑色瓶塞和合金内面的螺口无法完全咬合。在橄榄色的瓶身漆层外，印有几圈字母表上常见的卡通象形文字：小轿车、开花植物、园艺水壶。腿的位置，还有一句上世纪出版的儿歌。

年内，太阳撤出摩羯座后，禁猎期之前——我有次在这里路口撞见社区的访客，它侧过头，说到：事访。

三年后，在宿舍屋的上铺，我伏在小桌的荧幕前翻阅照相排版的版物时认识了赭色，将笔录篡改便是在这之后，像是揭开了玻片，冲洗后上色。那段由当事人的缘故，除了“它不属于这里”外，没做任何的记录，就失效于伪证。按我的说辞：原本用来销掉空白的，是另一类的空白，而赭色，至少比白色容易记忆。

(2009, 2014)

最近他在调制龙舌兰、龙胆和雏菊的酒

最近他在调制龙舌兰、龙胆和雏菊的酒，
白天里的万花筒，出现在她幼年变色龙的脊背上。

(2014)

提前到达了碰头地点

提前到达了碰头地点，结果街道的电线正在修缮。我坐上通向旧住宅区的沿河栈道的石栏，翻开电话上的《开膛手结案报告》。狭长昏暗的河沟有条鱼蹦出了水面，像是被一艘上浮的潜艇给拱翻了。

在夜里九点四十前，我都待在临近的一个职工宿舍的小区里。数条长短沙发依墙排放，延伸到墙角的门卫室。队伍中甬道外的那些，换成了无扶手的竹椅。从竹椅上正好能瞧见这里仅有的两幢居民楼。这里是街区版图上，露天河流潜入地下前的一块沙洲。一些两轮和三轮的小型载具，泊在由栏杆和护墙合抱的车棚里，棚顶像是沾泥、被啃过、放久了的菜叶。从棚区前，那一字排开的黄斑蝶螈涂装的排水格起，大约需要几次蛙跳，就可以钻回楼道口的洞穴。在另一侧——我辗转到了一张单人的布面沙发上，隔着一张掉皮的皮沙发，在可折叠的老式宽床凳上，倚着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饲养的那条花条毛衣的马尔济斯这时从天青色的夜幕里跑了出来。

一会儿后，它尾随我，背靠我左腿坐着，望向长沙发或大门外。我隔着它那件散发臊味、像是很痒的毛衣，挠了挠它的脊背。过了会儿，它开始不停地在沙发和我的腿间钻来钻去。

在我从屏幕里两世纪前宵禁的伦敦小巷上转过头，跳上了左侧扶手，背向我的逆光的另一座巴别里的马尔济斯——你应当与生俱来地喜好这种特别时刻。那个在长梯上工作的普罗米修斯不久就要划燃电线，从那上面能极目到高墙内世纪初的化建公司的废墟。我们是不是像极了躲避趁浓厚夜色袭来的坏东西，防空隧道里的一家三口，维也纳巫医的沙发上的三个人和一条狗。马尔济斯，让我为你

挠挠背，提一些你感兴趣的问题。你是否能嗅到画幅上碾磨风干的植株和岩块，是否觉得褪半的袜子很性感，是否在斑马条纹的袜子上嗅到了斑马的气味。

(2014)

冷清霏霾

冷清霏霾

结露蛛网

烟的锚噼啪作响

惺忪雷鸣

稀疏夜市

廊的渊悉悉崇崇

(2008, 2022)

和煦风中，幅缘枝梢

和煦风中
幅缘枝梢
在招引的是
树的骨的绳梯扶手
肠的作业绳
脏器的结

染指的苔和末
挥发着口期的液状色信
在墟数地址上的草粪堆
是夜不能寐时撑开的虫帐

穿过层层帷幔
到热气球的堡垒上
吊袋里的新鲜土壤的洞迹
从漂流的生物的船
直到天上的坟园

(2023, 2024)

携枕圈安全穿过睡眠

携枕圈安全穿过睡眠
来到了林涧和山风的垂幕后
在蔽光的湖畔
从箱形暗灯平放
轴形的浮游标
四面体的围栏
成像和幻影的是
泥泞和卵石的卧榻
布张的边角花絮
粘黏的膜衣

潮起潮伏的湖上
目光是过滤波纹的铅色玻璃
被冲洗的是
浸润的足长和长手
毛发的密林
密林里骚动的虱
是深浅异色
弯弯绕绕的蛇径
声带处的领环状拟声虫
造物词根
是被覆的翎羽
翎羽的掩蔽
警戒以外的理想天敌
潜行嬉戏的白昼梦魇

(2024)